

延伸阅读：难忘文化宫欢欣岁月

□陈慧

孙文西路 44 号的中山市工人文化宫，经历 50 多年的风雨后，至今仍十分艳丽。敞厅式门楼，有着如宫殿般的大屋顶，覆盖着绿色琉璃瓦。5 根水磨圆柱，穿越门廊顶部直上 2 楼，双屋莲花座。门廊上青绿彩画的阑额，绘有花枝草蔓的雀替。“天下工人是一家”的蓝色艺术字体围绕着每一盏吸顶灯，2 楼悬挂着 4 个鲜红大灯笼。

数以千计的人义务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，“有钱有闲阶级”的人上戏院、泡茶楼；“没钱也没闲”的工人们，却几乎没娱乐。已经年过八旬的老工人黄海，13 岁起就在建筑行业当学徒，给工地搬材料，碗口那么粗的杉木，一次就能扛 5 根。每天天亮开始干活，天黑才放工，却没有工资，只能混两餐填饱肚子。娱乐，那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情。

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中山县就准备建一座工人文化宫。当时，全省除了广州外，其他县级市尚未有一个专门为工人娱乐活动而建的场馆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工人们都很兴奋。

1953 年筹备工作启动，政府拨款不够预算的消息传开后，意外情形出现了：建筑工人愿意只收一半工资，其他工人则愿意用业余时间、自带工具帮忙建设文化宫。

在建筑部门担任工程师的黎宏耀曾义务为工人文化宫做建筑设计。年幼的儿子黎永平并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，只记得爸爸专门去外地买来许多古建筑书籍资料，一次就能花掉全家一个月的收入。至今那些印在金灿灿阑额、雀替上的建筑纹饰图，还被父亲精心保存在大铁箱里。

1954 年，设计图纸完成，工人文化宫正式破土兴建。建筑用地上有一座黄泥小山需要铲平，工人们争着前来义务挑黄泥；为了节省地基用的碎石，一些人自发在街头巷尾捡碎砖头；还有人用大板车到郊区一车一车地拉回建筑用的砂土；一些工厂则主动派出运输车协助去外地买建材……

黄海的儿子，当时只是七八岁的阿星也加入了“战斗”。一有空，他就跑到工地上跟着大人们干活。人小力气小，干不了重活，他就坐在地上，用破布包住半块砂轮帮忙打磨台阶。一座“缺衣少食”的建筑物，就在工人不断的奉献中日渐磨出了漂亮的轮廓。

当时黄海是石岐建筑工会主席，经他登记在册，愿意来帮助建设工人文化宫的流动工人，数以千计。黄海还兼任调配工人的“指挥员”。将自愿前来建设的工人们每日排班，轮流参加。有许多建筑工人不仅只拿一半工资，而且把自己在外私营的活也推了，整日为工人文化宫工作。

数以千计的中山工人，争相为建设“自己的家”来到这里；又以工人阶级特有的组织纪律性，紧张而有序地叠加着力量。仅一年时间，中山县工人文化宫就建成了，成为全省首个县市工人文化宫。

几百工人做“志愿管理者”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工人文化宫已经设有“五场六室”13 个活动场地，每周开放 4 个晚上。凡拥有工会会员证或家属证的，都可免费进入，其他人也可以购票入内。但当时文化宫只有 8 位专职工作人员，每人承担 3 种以上工作，忙不过来。于是，许多工人“志愿管理者”悄然产生了。泥水工、纠察队、还有看溜冰场的等，加起来有过百人。1954 年建成后，黄海就经常在文化宫里见到义务服务的人。中山人的主人翁意识在建成后的工人文化宫中，仍显示着它的力量。

退休泥水匠夏桃，他当时已经是花甲之年，但总是提着一个小水泥桶在文化宫里溜达，看到墙角裂了，他就马上和点水泥，抬张梯子过去，爬上去补，忙完后不声不响地离开。一些门窗、屋顶的大维修，宫里的管理人员也不用操心。与老夏一样的泥水建筑工人几十个，都定期来巡视一番。有需要修的时候，一招呼就能来一群人，就算是上房揭瓦也不消一日就能搞定。

有技术的出技术，没有的就出体力，帮忙打扫卫生、烧茶水等。据黄海回忆，当时有一名叫王康的工人，他组织的“纠察队”就有60人。这个队伍自动排班，每天晚上派出几个人在正门口查票。当时进来要出示工作证，没有证件的要购票，有时一晚两三千人，我们的工作人员根本就不够，纠察队帮上了大忙。

工人们将自身特有的纪律性、合作性都充分激发了出来。这种“志愿管理者”的服务形式，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。工人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自觉地爱护着文化宫的一草一木。

虽然有众多“志愿者”的帮忙，但当时工人文化宫仍然很拮据。据市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史料显示：为了节省经费，工作人员将宣传用的红布横幅改做窗帘、宣传用的画纸用完一面，翻过来再用；康乐场的玩具破旧了，工人们利用废料，做成木马。

曾经是溜冰队员的阿星，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，溜冰场还是木栏杆，很容易坏。工作人员从氮肥厂购回废水管，一条条硬生生地折成弯曲状。然后请氮肥厂的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烧焊、安装成铁栏杆。8位专职工作人员同样如“志愿管理者”般全身心地爱护这座“自己”的家园。

引来文体活动汨汨源泉 黄海离开了工人文化宫多年，但许多离开中山或出国的老朋友，在来信中还会顺带问一下，旧日的工人文化宫怎样了。因为这里不仅是老一辈工人亲手建起来的“宫殿”，也是他们青年时期最快乐时光的承载物。

工人文化宫内有乒乓球室、篮球场、图书室、棋艺室、溜冰场、茶座，还拥有1000多个座位的大剧场，可以放电影，也可以演粤剧。有时一个晚上接待来文化宫活动的工会会员、职工家属超过2000人次。

各种文体活动陆续找到了自己的“家”。石岐业余国乐演奏者邓耀、李国新、关沃、孙路总在工人文化宫表演，被称为“四大天王”，还曾赴京表演，获周恩来总理接见；篮球队的男女队都在佛山地区工人比赛中获得冠军；溜冰场还有分成3个梯队的表演队……许多体育苗子，就在工人文化宫中展露头角。世界冠军江嘉良，小时候放学途经工人文化宫，便会爬到窗台上，探着身子，看别人打球。那时的乒乓球室就在进正门的左手边。在父亲的带领下，江嘉良迷上了乒乓球。

据阿星回忆：“那时的‘世界冠军’只比乒乓球台高一点，还流着鼻涕，可凌厉的球风已让人震惊。我们和他对打，几乎都不能超过一两个回合。若他开球，一拍就把你杀下来。”

在建成后的二三十年间，工人文化宫一直成为中山文体活动的引领者。当年的文艺青年郑永同，至今相册里还保留着一张20世纪80年代文化宫舞厅照片，清晰显示出有着漂亮花纹的地砖、飞转的吊扇、有靠背的木椅，以及正在翩翩起舞的几对男女。据郑永同回忆，“相片里其中一对，就是我和姐姐。我们喜欢跳较为轻松的快三。”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一批大学生已是舞厅的“拥趸”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随着各种音乐茶座陆续出现、各种体育设施的增设，工人文化宫才结束了晚晚“爆满”的盛况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，工人文化宫的舞厅依然受到许多文艺知识分子的喜爱。虽然没有空调、沙发、彩灯，但相片中的人们却笑得轻松灿烂。悠扬的乐声中，工人们享受着“国家主人”的欢欣与力量。工人文化宫成为一座精神的宫殿，陪伴着中山的工人从农业社会走进工业社会。

（选自陈慧：《难忘文化宫欢欣岁月》，刘秀莲主编：《文脉相承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。）